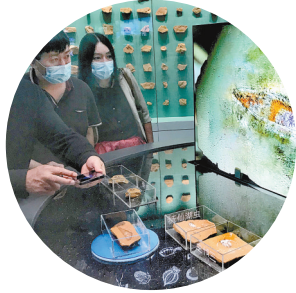


汲取精神滋养 书写美丽云南

——“全国著名作家看云南”采风活动侧记(二)

本报记者 张雪飞 秦明豫 王永刚/文 秦明豫/图



9月的云南,秋高气爽,天地辽阔。在这多彩的季节里,云南也迎来了参加喜迎党的二十大“全国著名作家看云南”系列文学采风活动第二期的作家。

9月5日至9日,13位国内著名作家聚焦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这一主题,走进昆明、玉溪等地,探访昆明聂耳故居、聂耳纪念馆、聂耳文化广场,了解聂耳和国歌的故事,接受聂耳文化的熏陶;探访澄江化石地自然博物馆、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近距离感受云南历史文化的厚重;登上通海县秀山,实地探访这个以人文景观和珍稀古木为特色的景区,观看独具特色的通海洞经古乐演奏,欣赏典雅优美的曲调以及多彩的表演形式。

深入一线,体验生活,作家们以独到的眼光、敏锐的洞察,深入发现和挖掘“聂耳和国歌的故事”背后的丰富内涵,更加立体多样、生动形象地讲好这一故事,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文艺视角点赞彩云

在9月6日上午举行的座谈会上,受邀的全国知名作家代表畅谈与云南的缘分,点赞云南的秀美山川和人文风情,并就“聂耳精神”以及“如何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在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水运宪的众多优秀作品中,最为人知的当属《乌龙山剿匪记》。这个作品改编成的电视剧曾创造过“万人空巷”的收视奇迹。乌龙山虽为虚构地名,但原型却能在现实中一一对应,故事的“原型地”借乌龙山剿匪记发展旅游业,继而实现了脱贫,这也成为“文旅融合发展”的成功范例。水运宪说,滇藏茶马古道同样具有丰富的故事性和奇幻的

冒险元素,或许未来可以打造一部“茶马古道版”的《乌龙山剿匪记》。

中国作协社联部主任李晓东的发言为作家们提供了另一种创作思路。他认为,除历史文化题材外,更值得关注的还有近年来云南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及现代装备制造产业,云南的生态文学未来大有可为。

云南作家范稳在座谈会上说,聂耳是云南的一张重要文化名片,也是世界级的文化名人,要把聂耳题材写成一部“好读”的文学作品,具有一定挑战性,但我相信无论是虚构的或是非虚构的,作家们都能够带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文学呈现。

下午,作家一行探访了聂耳故居——昆明市甬道街37号。1912年2月聂耳在这里出生,在昆明成长、读书和生活在18年,后到上海。1933年,聂耳经田汉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1934年,聂耳主动要求为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谱曲。此曲从诞生那一刻就承担了伟大的使命,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学潮、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以及解放战争的硝烟,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最终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鼓舞着一代代炎黄子孙为了国家荣誉和民族利益而拼搏奉献。

山西省文联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葛水平说:“我能感觉到聂耳的内心深处是柔软的,善良的,如果时间能拉

开长度,他一定能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聂耳用音乐唤醒了国人,这正是‘聂耳精神’的价值所在。”

穿越时空见证云岭巨变

5.18亿年前的澄江,见证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澄江化石地——这个亚洲唯一的古生物化石“世界自然遗产”,记录了地球从生命大爆发到生命大演化、再到生物多样性的神奇故事。

9月7日,采风团探访澄江化石地自然博物馆、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抚仙湖畔的马房村,经历了一场跨越时间维度的“穿越之旅”。

在澄江化石地自然博物馆,镇馆之宝“昆明鱼”安静地躺在玻璃罩内。哺乳动物由脊椎动物演化而来,而昆明鱼是地球上已知最古老的脊椎动物。面对昆明鱼这一人类的古老祖先,作家们浮想联翩,灵感迸发。

葛水平说,时间太短了,我们应该拿出更多时间,久久伫立凝视,与“昆明鱼”来一场对话,这该是一种怎样的奇妙画面。

滇国是云南历史上最早建立的地方政权,疆域范围主要以滇池和抚仙湖一带为中心区域,滇国前后存在时间约500年,全盛时期为战国末至西汉初。

位于玉溪市江川区的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囊括了古滇国青铜文化的精髓,生动再现出2000多年前古滇人的生活场景。在水运宪看来,古滇国的青铜器

充斥着强烈的艺术张力,例如牛虎铜案这件器物,除构思精巧外,还有力学的平衡之美,为文学创作带来无边想象。

来到抚仙湖畔的马房村,作家们瞬间从远古回到了现在。

马房村因元代建营屯马而得名,自古就是水草丰美之地。干净整洁的村道,颇具设计感的民宿,清新自然的田园风光……得益于农旅融合、党建引领的深入推进,昔日的传统渔村已蜕变成为人均纯收入19000元的美丽乡村。

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钟山》主编贾梦玮在山川风光之外,更喜欢观察当地人的生活表情。在马房村,他边走边与当地人民交流。他说,我看到马房村民和谐满足的表情,这是一个农村变化最重要的方面。

接受熏陶勇攀创作高峰

9月8日,采风团沿着聂耳留下的足迹,探访聂耳故居、聂耳纪念馆、聂耳文化广场等地,记录着、回味着玉溪市的“红色印记”。

位于玉溪市区的聂耳故居悬挂着一幅聂耳的全家福,前排左二的聂耳抱手席地而坐,作家们试图在类似的史料展品中,捕捉聂耳的性格特征。例如,聂耳日记标注了每天必须完成的事项,说明他很自律;聂耳男扮女装演戏的照片,以及聂耳与女伴跳现代舞的照片,无不彰显出聂耳丰富的人生经历和饱满的人物性格。

《长篇小说选刊》杂志宋嵩副主编说:“云南这片土地是什么类型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创作出来的,这已经成为云南文学创作的优势。这次采风主题是‘聂耳和国歌的故事’,一路走来听来,从聂耳的音乐创作过程中我感到,艺术一定是要来源于民间,然后再反哺民间,要扎根大地、扎根人民。”

“对于一名作家来说,无论是你阅读过的书籍,还是经历的故事,都会潜移默化地幻化成自己作品里的一些元素。虽然可能痕迹不明显,但一定会成为创作的营元素,并且左右或指导着你未来的创作方向。”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胡性能深有感触地说,“聂耳的故事对于我来说,亦是如此。”

一路步履不停,一路探究思考,作家们频频发言,信心满满。

“参观了聂耳故居、聂耳纪念馆,让我对聂耳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不仅能为我今后的创作提供丰富的养料和素材,同时我也会将聂耳精神融入作品创作中,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前行!”《中国作家》纪实版编辑部主任、副编审佟鑫坚定地说。

据了解,“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正在积极推进中,玉溪市将围绕聂耳故居及周边传统民居,统筹做好红色资源和历史文化街区的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与此同时,即将竣工的一条新路也将以聂耳初恋女友的名字命名,取名春晖路……

厚植云南美丽的自然风光,多彩的民族文化,深挖聂耳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用创意灵感和手中的笔展示好云南山河之美、历史之美、人文之美,发展之美、奋进之美,立体呈现好新时代云岭大地的山乡巨变,“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将会荡气回肠、嘹亮悠长。

中国作协十届全委

通海自古就是滇中地区的文化名城,有深厚的文明史积累,也有广泛的习文学诗的风气,这在通海秀山上得到充分体现。秀山并不高,拾级而上,三步一诗,五步一联,遍山的诗文都写得极好,令人惊叹!

——张庆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滇池》文学杂志原主编)

此次受邀的省外知名作家,有的已经来过云南好多次,对云南都有较深了解,一方面说明云南的魅力,一方面也表达了他们对云南的爱,从省外作家们的角度解读云南,这对本土作家的创作也是一种启迪。聂耳是云南的一张重要文化名片,也是世界级的文化名人,要把聂耳题材写成一部“好读”的文学作品,具有一定挑战性,但我相信无论是虚构的或是非虚构的,作家们都能够带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文学呈现。

——范稳(云南省作家协会主席)

本报记者 秦明豫

让热血永远沸腾

张雪飞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每当雄壮的国歌声响起,每一位中华儿女心中都会涌出一种巨大的民族自豪感,谓之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也毫不过。

国歌,是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灵魂。战争年代,国歌是催人奋进的冲锋号角,激励人们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平时时期,国歌是对新生活的最美礼赞,引领人们昂首阔步走向未来。而提到国歌,我脑海里首先想到的就是国歌的曲作者、传播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杰出代表、从云南走向世界的人民音乐家聂耳。

近年来,我陆续收集、阅读了一些跟聂耳有关的资料,准备为聂耳写一点文章。金秋时节,云南迎来了参加喜迎党的二十大“全国著名作家看云南”系列文学采风活动第二期的作家,而本期活动的主题就是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于是我有幸跟随采风团先后探访了聂耳的出生和成长地昆明、祖居地玉溪的聂耳故居、聂耳纪念馆等。一路上,通过参观、阅读聂耳日记、手稿及相关档案、照片、遗物,我对聂耳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心情也变得更复杂,既有对聂耳的敬仰、敬佩,也有一种深深的痛楚、惋惜。

说痛楚、惋惜,是因为聂耳去世时年仅23岁!此行看过聂耳的大量照片,那些他专注表演、跟友人畅叙的照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照片上的聂耳头发乌黑,双眸清澈,眼含笑意,可以说是活力四射、激情澎湃,完全可以想象得出,这是一个对生活与艺术都充满了无限热爱和向往的人!天赋加上热情和勤奋,使聂耳在短短23年多的生命历程中,取得了不凡的艺术成就。不难想象,聂耳要是活得更长久一些,他将取得更加璀璨的艺术成就!

聂耳幼年在昆明,他的父亲教他识字,便发现他记忆力超群,4岁时已识得500多个字。父母高兴地说他将来大有希望。聂耳很早就显露出对音乐的强烈兴趣,他的母亲彭寂宽、邻居邱木匠、挚友张侯侯以及宏文学社、昆明求实小学等都在他的音乐启蒙教育中产生过重要影响。彭寂宽擅长中医,又熟悉当地的各种民歌。更难能可贵的是,她特别支持聂耳参加音乐活动。聂耳的二哥聂子明回忆说:“我与三弟聂叙伦、老四聂耳,都在‘宏文学社’学过洞经音乐,是我母亲拜求端仕街的一位邻居介绍进去的。那时,聂耳还在上小学,大概10岁。我学二胡,聂耳什么乐器都搞,一学就会。”

在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读书期间,聂耳结识了李生萱(艾思奇的原名)。听了聂耳率队演出的《梅花三弄》《悲歌》等传统节目后,李生萱直言不讳地说:“你们要是能演奏些振奋人心的曲子,效果一定比现在好得多!”并鼓励聂耳自己作曲。“你一定能够作曲!”深受鼓舞的聂耳立下了“我要写一首中国的《马赛曲》”的高远志向。

聂耳在昆明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教育,在上海则成为了一名用音乐进行革命的战士,他创作了《码头工人》《开矿歌》《麦报歌》等一系列为劳苦大众鼓与呼的歌曲。他一生创作了42首音乐作品,其代表作是《义勇军进行曲》,这是1935年他为电影《风云儿女》谱写的主题歌。

当时,聂耳接到田汉写的歌词之后即开始作曲,把自己对祖国、对人民和对党的赤胆忠心,对敌人的满腔仇恨,都倾注到了每个音符之中,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决心同敌人血战到底的精神和顽强不屈的英雄气概。后来,他曾经这样表达过自己的心声:“我写这个曲子时,完全被义勇军救亡的感想激动着,创作的冲动就像潮水一样从感情涌出来。”《义勇军进行曲》一经面世,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它那高昂激越、铿锵有力的旋律和鼓舞人心的歌词,点燃了蕴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爱国热情,多少仁人志士、热血儿女高唱着“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乐曲和口号,筑成万众一心、团结御侮的新长城,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

阔步前行的征程,必然吹响高亢昂扬的时代号角。聂耳的生命虽然很短暂,但他作曲的国歌,将永远响彻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聂耳故居、聂耳音乐文化广场、聂耳图书馆、聂耳纪念馆、聂耳大剧院……众多以“聂耳”命名的地点、建筑,深深地表达出人们对聂耳的怀念、敬仰之情。面对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讲好聂耳故事、弘扬“聂耳精神”,厚植信念根基,让一腔热血永远沸腾,凝聚起实现民族复兴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



雲南日報文學獎
YUNNAN DAILY PRIZE IN LITERATURE

第十三屆

主办
云南日报文体科教中心
云南省文联 | 云南省作协
永仁县委宣传部 | 永仁县文联

投稿邮箱 baaaa789789aaa@163.com